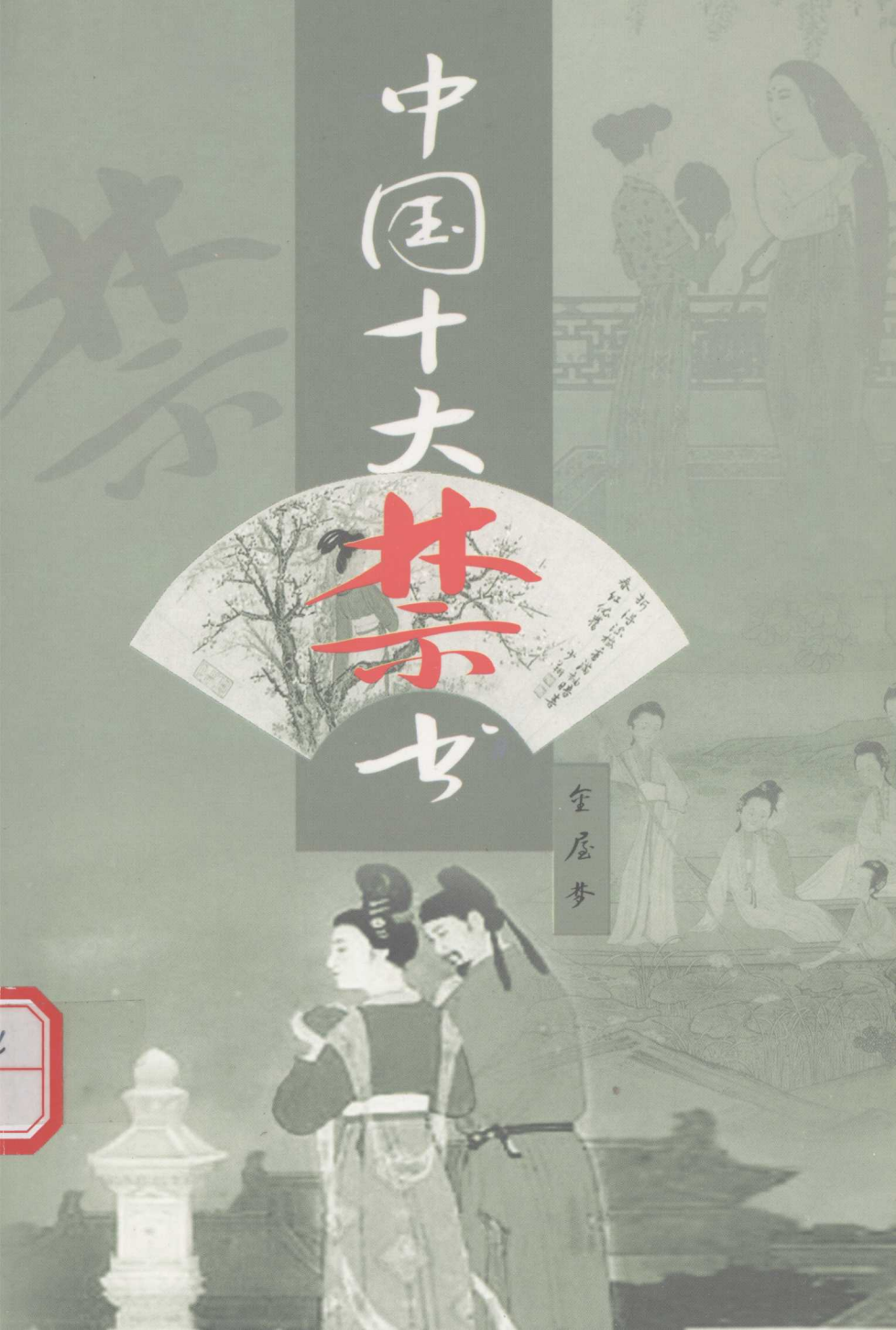


# 中国十大

# 林

# 茶

金屋藏娇



中国十大禁书

# 金屋藏梦

原著 清·梦笔生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屋梦; (清) 梦笔生;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2.12

ISBN 7-80595-718-5

I. 金… II. 梦… III. 长篇小说-中国-清代 IV. I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6366 号

中国十大禁书

远方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 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 168 毫米 1/32 印张: 129 字数: 4000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ISBN 7-80595-718-5/G·194 全 12 册定价: 1280.00 元

# 目 录

- 第一回 生前造孽好色贪财 死后报应孤儿寡妇 ..... 1
- 第二回 欺主奴谋劫寡妇财 枉法赃贻累孤儿祸 ..... 7
- 第三回 贼杀贼来安先丧命 盗遇盗张大早伤身 ..... 13
- 第四回 来安妻出首贼赃 吴典恩拷逼主母 ..... 19
- 第五回 五岁儿难讨半文钱 一锭金连送四条命 ..... 24
- 第六回 望乡台西门庆思家 鄆都城武大郎告状 ..... 30
- 第七回 奈河桥奸雄愁渡 枉死城淫鬼传情 ..... 35
- 第八回 沈富翁结贵埋金 袁指挥失魂救女 ..... 39
- 第九回 大发放业鬼轮回 造劫数奸臣伏法 ..... 43
- 第十回 梦金砖富翁得子 赐银瓶孽女归娼 ..... 47
- 第十一回 众女客林下结盟 刘学官雪中还债 ..... 53
- 第十二回 陷中原徽钦北狩 屠清河子母流离 ..... 58
- 第十三回 应伯爵掠卖孝哥 吴月娘穷逢秋菊 ..... 62
- 第十四回 沈乞儿故园归梦 翟员外少女迷魂 ..... 66
- 第十五回 给孤寺残米收贫 兀术营盐船酬药 ..... 72
- 第十六回 吴月娘千里寻儿 李娇儿邻舟逢旧 ..... 76
- 第十七回 宋道君隔帐琵琶 张邦昌御床半臂 ..... 82
- 第十八回 李银瓶梅花三弄 郑玉卿一箭双雕 ..... 88
- 第十九回 宋宗泽单骑收东京 张邦昌伏法赴西市 ..... 94
- 第二十回 翟云峰义送月娘 韩捣鬼路济玳安 ..... 98
- 第二十一回 翟员外大撒买花钱 郑玉卿稳吃新红酒 ..... 102
- 第二十二回 留高僧善士参禅 逢故主义仆得信 ..... 108
- 第二十三回 美偿美两场大棍 债还债一叶扁舟 ..... 112
- 第二十四回 薄幸郎贴金易色 痴心妇丧命偿冤 ..... 118
- 第二十五回 淮安城月娘问渡 清江浦嫠妇同舟 ..... 124
- 第二十六回 蒋竹山官星妙药 苗员外卖富投诚 ..... 128
- 第二十七回 董玉娇明月一帆风 郑玉卿吹箫千里梦 ..... 133
- 第二十八回 瓜州渡樱桃死节 润州城郑子吹箫 ..... 139

第二十九回	汴河桥无心遇旧	法华庵有女伤春	143
第三十回	拉枯桩双姬夹攻	扮新郎二女同床	148
第三十一回	风雨夜淫女奔邻	琉璃灯书生避色	152
第三十二回	排善类重立党人碑	杀忠贤再失河南地	155
第三十三回	清河县李铭传信	齐王府银姐逢时	159
第三十四回	翟员外伸冤元帅府	李师师官配马头军	166
第三十五回	三教堂青楼成净土	百花姑白骨演重门	173
第三十六回	大觉寺淫女参禅	莲花经尼僧宣卷	179
第三十七回	演邪教女郎迷性	闹斋堂贫子逢妻	186
第三十八回	孔梅玉爱嫁金二官	黎金桂不认穷痲婿	191
第三十九回	同床美二女炙香瘢	隔墙花三生争密约	196
第四十回	闷佳人空房遭鬼魅	软浪子借馆效鸾凰	201
第四十一回	刘瘸子告状开封府	金桂姐鬼魅葡萄架	204
第四十二回	郑爱香伤心烹鸡	应花子失目喂狗	208
第四十三回	母夜叉髻剪玉佳人	孙雪娥梦诉前生恨	216
第四十四回	木瓜郎语小莫破	石女儿道大难容	221
第四十五回	莲净度梅玉出家	瘸子听骷髅人道	225
第四十六回	沈花子魂认前身	王六儿老还旧债	232
第四十七回	湖心寺月娘祝发	伽蓝殿孝子迷途	237
第四十八回	典金环婢女逢夫	受丝鞭佛子纳妇	243
第四十九回	刘学官弃职归山	龙大帅传丹入海	249
第五十回	苗员外括取扬州宝	蒋竹山遍选广陵花	257
第五十一回	韩世忠伏兵走兀术	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264
第五十二回	雪涧师破佛得珠	王杏庵捐家造寺	272
第五十三回	扬州城分刷苗员外	建康府箭射蒋竹山	276
第五十四回	鸳鸯帐新妇听经	锦屏女送夫赠衲	280
第五十五回	辽阳洪皓哭徽宗	天津秦桧别挹懒	285
第五十六回	走江口月娘认子	下南海孝子寻亲	292
第五十七回	面前母逐亲儿去	衣底珠寻旧主来	297
第五十八回	龙海珠还儿见母	金梅香尽色成空	302
第五十九回	玳员外建塔开金藏	空大师奉母上莲台	306
第六十回	三教同归感应天	普世尽成极乐地	312

## 第一回 生前造孽好色贪财 死后报应孤儿寡妇

金谷园中春草生，当年池馆一时平。何来乳燕寻花屋，似有流莺唤画楹。客散声歌明月下，兵残瓦野烟横。秦宫汉阙皆成土，流水年年不住声。芙蓉指肉绿云鬟，泣雨伤春翠黛残。歌管楼台人寂寂，山川龙战血漫漫。千年别恨调琴懒，几许幽情欲话难。回首旧游真似梦，寒潮惟带夕阳还。

话说《金瓶梅》一部小说，原是替世人说法，画出那贪色图财、纵欲丧身、宣淫现报的一幅行乐图。说这人生机巧心术，只为贪图财色，猛上心来，就毒杀他人，奸娶他的美妇，暗得他的家私，好不厉害。白手起家，倚财仗势，得官和子。食的是珍馐，穿的是锦绣，门客逢迎，攀高接贵，交结权门，花园田宅，极尽一时之盛世也。不过一场春梦，化作烈火烧身，不免促寿夭亡。富贵繁华，真是风灯石火。细想起来，金银财物，妻妾田宅，是带不去的。若是西门庆做个田舍翁，安分的良民，享着几亩的良田，守着一个老妻，随分度日，活到古稀善病而终，省了多少心机，享了多少安乐。只因众生妄想，结成世界，生下一点色身，就是蝇子见血，众蚁逐羶。见了财色二字，拼命亡身，活佛也劝不回头，没一个好汉跳得出阎罗之网。倒把这西门大官人，像拜成师父一般，看到翡翠轩、葡萄架一折，就要动火；看到加官生子、烟火楼台、花团锦簇、歌舞淫奢，也就不顾那髓竭肾裂、油尽灯枯之病。反说是及时行乐，把那寡妇哭新坟，春梅游故馆一段冷落炎凉光景，看做平常。救不回那贪淫的色胆，纵欲的狂心。少年子弟买了一部，看到淫声邪语，助起兴来，只恨那胡僧药得不到手，照样做起。把这做书的一片苦心，变成拔舌地狱，真是一番罪案。

我今为众生设法，就把这《金瓶梅》紧接一百回编起，使看书的人，知道西门大官人不是好学的，借此引人献出良心，把那淫胆贪谋，一场冰冷。使他如雪入洪炉，不点自化，岂不是讲哲学的机锋，说佛法的棒喝。

闲话休题，且讲正传。话说《金瓶梅》一百回终，内说西门庆死后，生子孝哥，与吴月娘度日，家业凋零，群妾离散。金莲、春梅皆因好色，不得其死。过不得一二年，家人小厮逃的逃，十人中存不得一二个。生意买卖渐渐不能如前，折的折，竟一文也没得进门。检点家计，有如秋叶之落，又如春雪消，不是动人嘲笑，就是惹人谈论。到了

## 中国十大禁书

钦宗靖康十三年间，遇着金兵大入中原，把汴京围了，掳掠金银子女无算。讲了和盟回去，不消一年，倾国又来。那时山东河北地方，俱是番兵，把周守备杀了，济南府破了。清河县地方，去临清不远，富庶繁华，番兵土贼一齐而起。那胆小的早逃的逃、躲的躲，纷纷不绝。

玳安打探得知，只得报与吴月娘知道，吴月娘听得，直吓得如痴如呆，连话都说不出来。欲待随众躲避，偌大的家屋家计，却叫谁人看管；欲要守定不逃，又恐怕仓促中被金兵掳去，岂不出丑。我便拚着一死，又想这三四岁的儿子一旦也遭屠戮，便要绝了西门大官人之后，倒不如弃了家计，且留得母子性命再作区处。算计定了，便叫玳安将家中房屋，该封的封，该锁的锁，且遮掩一时。又在家捱了一日，见信息越紧，人家逃躲的络绎不绝，便按捺不定，只得叫小玉抱着孝哥，玳安拿着盘缠并随身行李，相伴出门。这吴月娘从来出门，俱是乘轿，用双仆跟随，何曾自走一步，今见事急，只得步走。但走便走，终是不惯，见了人未免退退缩缩，才走得三五百步，刚转得一个弯，不提防一阵人乱烘烘冲将来，口里只说不好了，金兵已在后面了。月娘吃了一惊，便顾不得好歹，只跟定小玉，抱着孝哥往前急走。及走得出城，心才放些，再回头看时，早不知玳安是在哪里冲散，竟不见来了。欲等找寻，又不敢复入城中；若要等待，又怕撞着金兵，没奈何，只得随着众人，一步一步往前走去。走了二三里路，忽遇见一个大寺，问人说是永福寺。众人就有坐在寺门前歇息的，也有进寺去躲藏的。吴月娘此时已走不动，只得也走进寺里来，看看光景。说也奇怪，不期这永福寺的僧人，盖造大殿时，西门大官人曾舍了五十两布施，时常送盒盘来走动，一向认得吴月娘。今日忽见了，虽知大官人已死，却晓得他乡遇故知了。不料躲不得一二日，金兵到来，信息一发紧了，这永福寺僧人，虽说是个和尚，却身边有些积蓄，也怕有失，便顾不得吴月娘死活，竟趁着黑夜，悄悄躲往远山破寺去了。

到了次日，吴月娘起来，只见躲难妇人越发多了，这几个和尚早已形影不见。那寺外往来兵马，一日何止过去三五千，幸喜各去攻城，不入寺中搜觅。月娘便躲在寺里，只吓得胆惊心慌。小玉抱孝哥在怀中，见娘惊慌，也只是哭泣。躲了十余日，眼见得金兵抢过兗东一带地方，撤回汴梁大寨，围困京城去了。真是杀得这百姓尸山血海，倒街卧巷，不计其数。大凡行兵的法度，杀的人多了，俘掳不尽，将这死尸堆垛在一处，如山一般，谓之“京观”，夸他用兵有威震敌国之胆，这是古今行兵通例。这金兵不知杀了几百万人民，筑成“京观”十余座而去。但见：

尸横血浸，鬼哭神号。云黯黯黑气迷天，不见晨辰日月；风惨惨黄沙揭地，那辨南北东西。佳人红袖泣，尽归胡马抱琵琶；王子白衣行，潜向空山窜荆棘。觅子寻爷，猛回头肉分肠断；

拖男领女，霎时节星散云飞。半夜里暗磷火走，无头鬼自觅骷  
髅；白日间黑狗食人，有嘴乌争衔肠肺。野村尽是蓬蒿，但闻鬼  
哭；空城全无鸡犬，不见烟生。

不止一日，那些逃难妇女和吴月娘俱白日藏在佛座经柜底下，夜  
间在香积厨取些剩米就佛前香点起火来，做些稀粥吃了，天未明，依  
旧又躲伏在黑暗里。后来金兵过尽，渐渐有人行走，那些妇女们各自  
回家。也有找觅儿女的，也有在死怪不得身旁找觅丈夫的，俱各去乞  
不题。

止剩月娘领着小玉，抱着孝哥，不敢回城。指望遇着熟人，问城  
里信息，才敢回去。到夜间乌黑黑的一个大空寺，只剩得她两个妇女  
一个孩子藏在里面。孤孤凄凄，好不苦恼。那日正是七月七日牛郎  
织女鹊桥相会之夕，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长生殿夜半人无私语，生  
世世愿为夫妇之辰。吴月娘和小玉，藏在东廊尽头一间蓝殿座下，铺  
些干草，和衣而寝。有三更时候，只见月色沉阴，佛灯隐隐，远远听得  
野外好似鬼哭之声，啾啾唧唧来的渐近，吓得月娘忙推小玉，只是不  
醒。又见几个鸚鸟，在殿脊鸱尾上，叫一阵啸一阵，乱飞一阵。叫的  
月色无光，阴气逼人，好生害怕。吓得吴月娘呆了，不敢出声，凄凄惶  
惶似睡非睡，隐隐见有一鬼，头戴长枷，腰缠铁索，像是西门庆；一鬼  
眉弯双月，项锁长绳，恹恹病瘦，娇态堪怜，像是李瓶儿；又有一鬼，披  
发遮面，血流满胸，像是潘金莲被人杀死时的光景；又有一鬼，浓妆粉  
面，裸体赤身，娇声宛转，双眉颦蹙，像是春梅姐贪欲失阴而死的光  
景。忽然鸡叫一声，众鬼嚎啕痛哭而去，不见踪影。月娘一觉醒来，  
惊的浑身都是冷汗。

那时有四更天气，万籁无声，一轮明月，正照中天，月娘在睡梦中  
看得明明白白，真是奇怪。不一时，孝哥醒，忙叫小玉起来，坐到天  
明，早有那些逃难的百姓来到寺中找寻妻子的。恰好玳安前日因被  
贼赶散，躲在王昭宣府家冰窖里，藏了几日，不敢出来。因兵退了，各  
处寻觅不见，听得永福寺，躲的妇女甚多，同众人一路寻来，遇见他妻  
子小玉和月娘母子，大家欢喜不尽，便商量回家。仍叫小玉抱着孝  
哥，走进城来，到得城中一看，好不惊恐。但见。

城门烧毁，垛口堆平。一堆堆白骨露尸骸，几处处朱门成灰  
烬。三街六巷，不见亲戚故旧往来；十室九空，哪有鸡犬人烟灯  
火。庭堂倒圮屏何在？寝房床榻无存。后花园下见人头，厨房  
灶前堆马粪。

月娘进得城来，四下观看。见那城郭非故，瓦砾堆满，道旁死尸  
半掩半露。到了自家门首，狮子街开当店的门面，全不认得了。大门  
烧了，直至厅前，厦檐廊下，剩了些破椅折桌，俱是烧去半截。走到仪  
门里上房门外，虽没烧坏，门窗已尽行折去。厨房前，马粪有半尺深。



月娘又惊又恸，正待放声大哭。却好奇怪，只见一个老妈妈，从她五娘潘金莲院子出来，蓬头垢面，身上又无布裙，倒把月娘吓了一跳。你道是谁，原来乱后逃生的男妇回来，抢拾这大人家的金银财物无主家伙，多有以此起家的。月娘忙问道：“你是谁？”那老妈妈也不答应，只见她眼中垂泪，呜呜的哭将起来。月娘上前细看，才认的是老冯，原是西门庆家惯走的马泊六，李瓶儿的旧人。她知西门老爷家富贵多财，有埋在宅里的，她日日来搜寻，不想遇见月娘回家。老冯道：“我的奶奶，你在哪里躲来？叫我寻了好几日，哪里没寻到？”又看着孝哥道：“这还是过世老爷的积德，人家好儿好女拆散了多少，恁娘儿们这样团圆来家，也是你老人家一生行好，没伤天理。”说着就去小玉怀里接过孝哥来抱，那孝哥饿了半日，哭着要吃饭。一时锅灶俱无，哪里讨米去？老冯去腰里取出一个火烧饽饽来，递与孝哥，就不哭了。看着月娘：“这还是兵来时我带的干粮，没吃了。这几日，都在人家宅子里，寻剩下的米吃，才剩了这一个。”一面说着话，月娘走的乏了，都在破屋石台基上坐下，问这人家谁死谁存的信，好不悲伤。老冯又说她在养济院里，亲眼见吴大舅被兵杀了，她一家被掳。月娘听了，大哭一场。老冯又说：“还有许多全了命的，还亏大营催得紧，只在城里扎了三日营，没大搜寻。这些烧毁的，都是兵去了，城里土贼发的火，好抢财物。如今听番兵破了东京，不久还要回来临清驻扎，咱这里怎生躲得住。”一句话吓得月娘面色如土，忙和玳安商议，这破宅如何宿得，又无处安身，倒不如还往城外买的乔千户家庄上，有破草屋，且住这一夜，明日再作商议。就看着老冯说道：“你老人家无儿无女，在城里也不是久住的，肯常和俺娘儿们做伴也好。”老冯：“我的奶奶，说的哪里话，受的你老人家恩还少哩，我的两口屋也是烧了，脱不了也是这里一宿那里一宿，我跟你老人家，还是旧人。就有甚么东西带不了的，我替你带在身上，还放心些。”一行说着，大家走出城来。那里日色平西，秋天渐短，及至走到庄上，日已落山。

来安和他媳妇子，听见月娘到了，慌忙接进屋里坐下。月娘见三间草屋，一扇单门，土炕上支了锅灶。倒有两间堆满稻米，小玉在窗外一瞧，见有许多大包袱，俱藏在床底下、柴堆里，乱蓬蓬放着，也不言语。月娘见天色晚了，又没灯油，大家忍饥安歇，只落得一条单被。亏了玳安向邻舍老王家借了半升米，胡乱做些稀粥，月娘孝哥各吃了半碗，就睡在炕上。小玉和老冯在炕前打铺不题。玳安、来安俱在隔壁寻宿。

原来这来安，从小做家人，就不学好，后来西门庆死了，见来保盗财物出去了，也就欺心寻事，终日吵闹，把当铺贲四家衣裳偷了，被月娘逐出在庄上居住。今日见月娘失势，来此逃荒，就生了个不良的心，要乘机劫她的财物；又见月娘空身，并无包裹，未知身边有无，不

敢动手。他那屋里包裹，俱是乘着兵乱，和土贼过街老鼠张三、草里蛇刘四、铁指甲杨七一伙强盗结了十兄弟，先到西门庆家，把月娘埋的衣服首饰，尽行掘出。又各处地下掘了几个大坑，只不见金银，此心不死。

这夜间和玳安睡在隔壁，用话试探，说眼见的这清和县住不得了，当初过世的老头也积成个大过活，如今俱便宜外人去了，撇下这寡妇孤儿，咱们领着东奔西躲，一个盘费也没了，难道这些家私，地上的没了，地下的也没有？你我还立个主意，和这寡妇说个明白，拿出来防身，救她母子性命。她妇道家不知好歹，一时间番兵回来，大家逃命，撇在空宅子里，也是瞎账。这玳安是个好人，也就信了，明日使小玉把这些话一一和月娘说了。月娘待要不听，如今这个身子，又无亲戚兄弟，随着他们逃躲，就不取出银子来，也是枉然，知道大乱了回家不回家。次日天明，就叫玳安来安跟随着，和小玉进城，只留下老冯看守孝哥。一行人到了城，已是巳牌时候。来安先寻了一把锹、一把斧、一个大皮匣在身边，不一时，到了宅中，在上房床后楼梯下，找那埋的衣服首饰，已被人尽情掘去，两个大坑，倒有一尺深。月娘只叫得苦。来安在旁冷笑，又走到翡翠轩东山洞里边，揭起太湖石。下埋着一个瓷坛，上盖铁犁一面，内藏赤灼灼、白灿灿、黄烘烘好妙东西，不知是什么物件。正是：

众生脑髓，万民脂膏。得之者生：排金门，入紫闼，布衣平步上青天；失之者死：遭鞭朴，受饥寒，烈士含冤埋沟壑。福来时如川之至，运去时无翼而飞。才人金尽，杜子美空叹一文钱；田士囊空，淮阴侯难消三日饿。呼不来，挥不去，中藏着消息盈虚；满招损，乐招灾，更伏下盗贼劫杀。

月娘取出一窖金银黄白之物，约有一千余金，喜的玳安、来安手忙脚乱。一半放在匣内，用被包了，盛不尽的，二人解下腰间搭包，装起停当，先出城去等候。月娘与小玉又到佛堂里铜佛座下，取出一串胡珠，一百单八颗，是西门庆得的花子虚家过世老公公原在广东钦差买珠得来的，悄悄收在身边，缝入贴身衣内，慢慢出宅，寻旧路回庄。及至到了庄上，天色晚了，老冯抱着孝哥接进屋去不题。

却说玳安、来安得了金银，忙忙奔出城来，路上来安和玳安商议道：“这些财帛，活该是我们的，你我平分一半，多少留些给这寡妇也就够了。不然，她拿这些东西敢自家过活不成，遇着那没良心的，连她母子性命还不保。这财帛也是别人的。”玳安听了只不答应。

又走了一二里路，来安就站在路旁小解，树下歇息，玳安也就不走，只见后面一个人，拿着一条杆棒，牵着一个大黄狗，大踏步赶将来，叫声：“老哥你们走的好快，等等我同一步也好。”玳安二人站了脚，原来认的是提刑衙门里弓兵张小桥。大家拱了拱手，说道：“好惊

## 中国十大禁书

恐，你们在哪里躲来？”玳安笑道：“彼此造化，又重相见了。”张小桥见他二人走的慌，又背着个匣子，破被包着，只说是城里抢的物件，问是甚么东西，玳安便道：“空宅子里，还有些破衣破货，拾将出来使用。乱后土贼抢了几次，连人家地皮都卷去了，还有什么好东西呢？”说着话，走了一里多路，张小桥在西村分路，来安赶上路旁，附耳说了许多话，张小桥笑嘻嘻的去了，这二人才回庄上。来安推走不动，坐一会，才走一会，到了庄上，天已昏黑。

月娘见二人不到，正在纳闷。二人到了，一块石头方才落地。来安要把匣子放在间壁，玳安不肯，只得将匣子放在床下，用些破棉花、破瓮、破席片暂时遮盖，再作商议，那些零银子，约有二百余两，二人上了腰的，月娘也不题。只说你们带的东西，各人带着罢，少不得大家同过日子，看着过世老爷恩养恁一场，只撇下这点骨血，也只在恁各人的心上罢了。说着不觉凄惶泪下，那老冯也来说些好话。是夜晚景，便与昨日不同。买些灯油，来安媳妇，也杀了一只鸡，做的粳米饭，大家吃了一饱。来安自去村里，取了二斤烧酒，把玳安哄个大醉，大家睡去不题。只因这一睡，有分教：

惊飞鸟鹊方才定，暗伏豺狼又逞凶。

不知后事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回 欺主奴谋劫寡妇财 枉法赃贻累孤儿祸

费尽机谋百种心，安知天道巧相寻。东邻窃物西邻得，江上私船海上沉。暗室可能辞艳色，道旁谁肯返遗金。由来鸠脯难充饱，割肉填还苦更深。

看官听讲，这漏脯出在广东地方，专以下蛊在饮食里。或是蛇蛊、虾蟆蛊、水蛭蛊各样毒物，取来用了邪术怪药，捣为细末，使人吃了，到那药发的日子，那些毒虫活了，把心肝五脏，吃个稀烂。那鸠鸟出在交趾地方，鸟的翎毛，放在酒中，一饮而死。所以王莽鸠杀殇帝，曹操鸠杀伏后。古来臣子惧法，也有带着鸠羽自己服毒的。所以说，漏脯鸠酒不能充饥，就如图别人的财物不得成家养子孙一般。即如董卓的郿坞，石崇的金谷园、珊瑚树，元载的八百石胡椒，俱古来横财的样子。且休说养子孙，哪个活到老的。

今日说吴月娘，取出金银付与二仆，因何说此？只因此项金银，来路不好，原是西门庆受的苗青杀主劫财之赃。因苗青事发，被家童告在巡江察院，批提刑拿人，那时苗青在临清开店，就以三百两黄金、一千两银子，打点官司，西门庆把金子昧了，只以千金与夏提刑平分，出脱了苗青死罪，现在扬州做盐商，称苗员外，至今杀人贼子漏网，主命含冤。你道这项财，公道不公道？今日月娘取出来，指望养身防后，岂有容的。把道学话不题，且说本传。

那来安用烧酒哄醉玳安，天有一更时候，即取了一杆朴刀在手，乘夜去西村访张小桥说话。那张小桥原是路旁先约就的，知道来安要来，先沽下二斤烧酒，点着灯等他，忽听狗叫，小桥迎出门来，把来安约在屋里，东头一间小屋炕上坐下，叫浑家筛起酒来。来安说：“且休吃酒。”就把这吴月娘取出金银一件件说了一遍。这是上门送来一股财，取之甚易。如今商议个停当，就好动手，不可失了机会。原来张小桥久在衙门里，积年通贼，近因乱后抢城，又和这些土贼，俱有首尾。一闻此言，如何不喜的跳起来。和来安道：“这宗财，有两样取法，有善取，有恶取，只要做得妙，才是手段。”来安问道：“怎么善取？怎么恶取？”张小桥道：“若要恶取，如今趁着大乱没有王法，传将咱的十弟兄来，明火持杖，把吴月娘玳安杀了，把小玉卖了，财物众人平分，你我得了一半。西门庆原是外住的破落户起家，又没有什么族人亲戚，日后说是大乱土贼杀了，不知几时才有王法，哪个来告状？这

是恶取；用的人多，也多分些去。若依我说，只是善取更妙，趁着三四更天，黑地里，又无月色，我叫着我的儿子张大，同你我三人只用一个火把，将草屋烧着，一声喊起，大家齐说有贼，那玳安是小胆后生，和月娘一定要跑走逃命。放条路着他走了，后面吆喝着赶杀，只丢两块石头，吓得走头没命，哪个敢问来？咱们却将那银子拿来藏了，日后只说有贼劫去，连你还做个好人，下次好相见。我和你三七分，情愿让你一半，你说这计何如？善取其财，还不伤天理，岂不是两全之美。”把个来安喜欢的当不得，跳起来道：“好计！好计！早晚有三更了，就该早去，怕天明有人行走不便。这些东西，连我的几个包袱，俱寄在你家罢，好挡人的眼目，我也就搬在你这村里住了。”

商量已定，即时叫将大儿子张大出来，也是三十来岁，一条壮汉，专以赌博剪辮为生，也是这一路的人。各拿口朴刀，将烧酒筛热，吃几大碗，助胆而行。来到乔家庄上，先把场围一垛杆草点想，跳了过墙去，烧起后边屋檐来。来安大叫有贼，吓得玳安趴起，百忙里穿不上裤子，赤着脚，叫小玉开门，快往外跑。这几个妇女，哪个有胆的？月娘吓得乱颤，先抱起孝哥来，玳安、小玉挽着月娘，往外黑影里，不顾高低，一步一跌只往无火处乱走。只听一片声喊叫：“休叫走了，赶上拿人。”吓得吴月娘、小玉、老冯各不相顾，俱伏在墙外蒿子地里，只听得石头乱打将来，把孝哥的头打破，大叫一声，就没气了。月娘也顾不得孩子死活，抱着走过庄外河崖树林子里，伏成一堆，用袖子把孝哥挡得严严的，哪敢放他啼哭？直等到五更时候，庄上狗还乱咬，火也不明，人也不喊了，天色渐明，玳安扶着月娘，不敢回庄，可往哪里去好？正在惊慌间，那来安已将金银和他的包袱细软之物俱付与张小桥父子挑去，方来找寻月娘，知在河边林里，远远放声哭将来，大叫天杀我了。一步一声，走到月娘跟前，瘫倒在地，大哭道：“连我的包袱衣裳，几年挣的过活，都被抢去。说毕又哭，连玳安也信了，抱起孝哥一看额角上打了一个大血窟窿，急急用绵花扎了，抱着复回庄来。一口草屋，已烧了半间，收拾的房里净净的，只剩下一堆乱草，连被也没了，月娘不觉放声大哭，老冯劝个不住。待要寻个无常，又有死人留下的这点孽种，往前日子怎么样过？正说着话，来安媳妇来哭一回，吵一回，说是带了银子来连累的她家穷了，也要搬了，不在这个孤庄子上，守着几间破屋，倒像还有银子一般。一面说着，一面来安就来揭锅，收拾破盆、木杓、粗碗、草席做了一担，挑起来辞了月娘，和他媳妇佯长去了。月娘寻思，今夜就没处安身，哪里去好？倒是老冯道：“我想起一条路来，你该去寻她，且住些时，听听乱信，再计较。”正是：

荣华趋奉人人有，患难扶持个个难。

且说这来安与张小桥合谋，假装强盗，夜间将月娘金银劫去。来

安因要脱身，遂将自己先掘的月娘埋下包袱皮箱等件，俱交付小桥父子，连夜挑去西村家里藏下。来安夫妇，却来装神做鬼，哭一回，唱一回，辞了月娘，也不在庄上住，恐怕人看出手脚来，就搬在张小桥家间壁，指望和他三七分那金银，还不肯给他一半。寻思着这些大皮箱，俱锁的是月娘自己的首饰衣服，金簪钗钗珠子冠子，也有三四项，连李瓶儿、潘金莲撇下的物件俱在箱子里，少说也值五七百银子。那包袱里，是西门庆的官衣、杯盘、尺头和银子。和张小桥合伙，却不是个现成财主。心里想着，心里念着，和老婆商议着，甚是快活。在西村寻下三间草房，一口厨房，小小的一个院子，还有一口井，好不方便。过了三日，老婆说：“响那包袱趁今黑夜，拿了过来罢，怕张小桥家妇女们，留了咱的针头线脑，相互间不好说，怕伤了和气。”来安道：“你不知张小桥，原来咱老爷衙门里人，极是义气的，我照顾了他一场富贵，他就十分昧心敢做出这样的事来？俺两个还要商议，做伙计开店，要拜交。你要的紧，着他说咱小器，倒看低了咱。”老婆听了，便一声儿不言语了。正是：

狐鼠同住原非伴，蚌鹬相持又有人。

漫道我谋偏巧妙，谁知他算更精神。

却说张小桥父子，那夜间得了这股大财，喜之不尽，路上和他儿子张大商议，这宗财，像是天送上门来，又不费手脚，又不露眼目。到家有五更天气，悄悄叫开门，后园有个埋胡萝卜的地窖，使上些草把金子连匣盛着，用土埋好，又取出两个大瓷瓮，把包袱皮箱内首饰，弄的乱腾腾，倒了两缸，俱是明晃晃珠子、金钗、金首饰、貂袄、蟒缎，全家喜个不了。张小桥的老婆道：“你和他来二叔两个做的，难道不分给些他，咱就藏起来，他也不依，还该留下些给他，省得费嘴又伤了和气。”张大道：“好容易的财帛到了咱的手里，再分给别人，犯了事，各人的贼名，谁替咱爷儿们不成。”商议了多时，张小桥留下一个包袱，是西门庆的冬夏官衣，一套是天青云缎圆领，擦着虎补、绿缎衬衣，一套是素纱圆，没有补子，月白纱衬衣，又是一件织的玉色缎子飞鱼披风，原是何太监送了，又是几件旧潞绸豆黄女袄，两个手帕，一对金裹头簪子，两只银挖耳，也重三钱多。还要拿几件，张大拦道：“够了，名人家的财帛，难道是来安血汗挣的？和谁合的伙计，赁契取的银子，有谁是见证？交付与俺，他经纪打了牙，自家咽，狗咬尿泡空欢喜，敢和谁说？不过是西门庆一个毛奴才，着主子赶出来，又领了外人劫了他家主母的财物，还敢声扬出来？先犯了一个大罪名，才扳倒别人。依着我，这几件衣裳给他，还是便宜了他。他好说便罢，如敢有些闲言闲语，先打他个下马威好不好？这乱世里，哄到没人处，给他个绝户计，他一个穷老婆，还不知他汉子怎么死哩。”张小桥道：“咱且稳坐钓鱼船看他怎么着撑篙。”几句话倒把张小桥点出杀人心，说动了贪

财胆，各自计较，藏在心里不题。

那一日，张小桥见来安新搬到紧邻，买了三斤烧酒，杀了一只鸡，城里又买些肝肺肚肠，一块烧肉，替来安暖锅。请将来小屋炕上坐下，安了一张低桌，两人上炕。张大来往斟酒，接进菜肉来摆下，也就来炕沿上坐下，大家把门关了商议，张小桥先说道：“这银子还好零使，这金子不敢在这里卖，不是临清，就上东京去。这三百两金子，少也要七八换，值二三千银子，买下货来，咱就在临清开青布店。咱兄弟二人一个上南买货，一个坐店开张，不消二年，连本三合，这布货是算得出来的，又不零碎，又没剩货。”来安听了，满心欢喜，因接说道：“这布行生意好多哩，西门庆家起手就是生药铺和布行起家。这临清三行生意，布行是上等，不拘有几千几万布来，不消几日，就发脱了。都是两京三边上的大客人，凑来总收，各边关上去卖，还要挣钱哩。”说到快活处，烧酒一饮而尽，来安便道：“这几日弄的一个钱也没有，天又冷了，还等要买几匹布穿，不知那包袱有穿的衣裳没有，待取出来杂看看，这几日支锅盘炕，忙个不了，弄的我手脚不闲。”张小桥听了也不答应，只管吃酒，张大又斟上一杯，来安又说道：“那包袱里还有一包散碎银子，是那日匣子没盛了的，咱取出来下些米粮，过了年，咱弟兄们，好出门做生意。把金子卖了，就不愁穷了。”张小桥听了，又不答应。这来安闷上心来，也有几分着急。张大又来斟酒，来安一手按住钟子道：“酒不吃了，倒是黑夜里没人看见，把前日匣子和包袱，取出看看，大家记个明白，哥还收着。我那窄房窄屋，也没处盛他，只这包袱里，有旧衣旧裳，拿出几件来穿罢，恁弟媳妇还没棉袄裤。”张小桥见逼得紧了，装做几分醉，把眼也斜看着道：“你这话好不在行，这个东西可是一时间拿得出来的，那一黑夜挑到这里，我连走的力气也没了。小户人家，有个人来，哪里去藏躲？惹出事来，不是耍的，各人提着个死罪在身上，你还救不得我嘴。”指着张大道：“亏了他想个计策，掘那五尺深的窖子，一顿埋了，苍蝇蚊子敢咬你的一个米粒不成。我看你忙忙的，只怕人昧了你了，岂有此理。人也要有良心，终不成，咱两个就不做伙计了。依着我说，明日请个香纸来，咱弟兄两人，先明一明心，村里关王庙，先设了誓，从今后，你我比亲兄弟一样，如有负心的，不得好报。到明日把门关了，只推不在家，咱两个取开窖子，原说过的，我只要三分，别的多你拿去，贤弟心下何如？”说的来安笑了，又吃了几杯酒，也醉了，各人散去。

这来安到家，老婆接着问他，怎样说了，来安就将明日要取匣子分用把包袱拿过来的话，说了一遍，夫妻都信了，说张小桥是个好人，大家睡去不题。

到天明，张小桥先取了一件貂鼠披风，往城里张二官人家新开的当铺去当，只要十两银子。推说是个过路的远客，投在他家，托他来

当的。原来賁四从西门庆死后，见没人做主。后来陈敬济骂他，来安又偷了他的衣服，月娘惹气，把来安逐出，也就住的无光，又遇见大乱，抢了本钱。月娘不在城住，逃躲去了，他央着应伯爵说，投在新起家的张二官人门下，照旧还开当铺。认得张小桥，接过皮袄来，看了又看，有些眼熟，一时只想不起来，秤了十两银子，给他去了。后来细想一会，自语道：“倒像西门大官人家那大娘的这件披风，怎么到他手里。”又想到：“这般时势，兵过抢城，谁家的东西没失了？”也就丢下。

却说次日，来安早起，要与张小桥取匣子包袱，过去叫门，没有一个人答应，连张大都出去了。问他老婆，说是赶集去了，来安坐等一日，甚是疑闷。至黄昏，又过去问，道还没回家。老婆道：“他这光景，有些藏躲，这不是咱打的兔儿，送上门给他吃，将来这财物，还要费手。”来安半信半疑，只说他不像这样人，你过去和他老婆再要要包袱，试试她的口气。这来安老婆，穿上布裙，一直走过墙西来，问张小桥家，推说讨火，坐在炕沿上，叙起话来，说道：“天冷了，没有棉袄，那包袱里还有几件旧绸绢衣裳，要早些取出来，浆洗浆洗。”那张小桥老婆是个泼妇，极是不良的，把脸变了道：“没有浪声浪气、放屁拉臊、精扯淡的话，谁是你家奴才，收着你的包袱，半夜三更敲门打户，恁你家汉子来，闹的老娘一夜没曾合眼，领了俺家儿子和汉子去，不知做的是甚么勾当，还来俺家要包，恁的包袱怎么到了俺家来？谁和谁说，人也不信有这样事。”气的个来安老婆，把脸蜡黄了道：“嫂子不要这样说，等他张大爷来家，当面招对。他原说今日来取包袱，我才来说话，难道这些东西都昧了不成？也要个良心，也要个天理。”张小桥老婆接过来道：“要有良心，有天理，就不作这样事了。”说的个来安老婆进不来退不去，又不敢高声争嚷，怕人听见。这来安隔墙听着这边乱吵，知道说不来，疾忙叫过老婆来，故意说道：“慢慢的讲，这这样小器，俺弟兄们分的甚么？”彼此俱各不言语了。

张小桥父子吃的大醉来家，老婆细细告诉他，说来安老婆来要包袱，着我说了一顿，闭口无言的去了。

到了次日，来安过来，假装出说：“老婆们见小，因取包袱，险不争起来。”大家笑了。张小桥过意不去，说道：“包袱是我取出一个来，今夜你先取去用着，等明日闲了，大家开窖子，好看东西。贤弟，你休要娃子气，你没处收拾，倒不如我藏的严紧。”来安也答应道：“且放着罢，甚么大事。”到了一更天，张大把包袱捆着，从墙上丢过去，来安夫妻满心欢喜，又道张小桥还是个好心，我说他不肯负了咱这场好心。打开一看，原来是几件圆领，两三个旧绸绢小袄，几枝簪子，还不值数十两银子。这样光景，难道就骗了咱这几千两银子去罢？一面说着，一面又想如今变了脸，他只是个不认帐，又不敢经官告理，不如还是好哄，哄的到手，各人自己做主意便了，且不言语。



## 中国十大禁书

到了次年正月十五日，来安买了一副三牲，请了香纸，要和张小桥拜交赌咒。那张小桥等不的一声，换了一件新青直裰，齐齐整整，进的庙来，上了香纸，各人赌了两个昧心咒：谁要负心，谁先死。来安、小桥，两人平拜了。因小桥大来安五岁，就称小桥是哥，一口一个贤弟，到家又叫张大来，与来安夫妇磕了头，从此且不言语。

来安见张小桥每日买酒使钱大大的，他却一文也没有，几件官衣又不敢拿出当去，忍气吞声，和老婆设了一计道：“咱如今只说和他合伙开布店，去临清买货，他自然取出金子来卖，那时买下几百筒布，这是藏不了的，他敢不分与我，那时节到官也不怕他。夫妻议定。到明日和张小桥说要上临清去卖金买布的话，张小桥顺口接说道：“贤弟，这识见高多哩，我才服你是条好汉，你终日指望要分这金子，你就较量些，我也不敢取出来，万一事发，各人性命要紧。如今看个出行的日子，我和你人不知鬼不觉，你我腰间各带一半，打扮成走差模样，背个黄包袱，说兖州府上临清下文书的。到临清置了货，开起店来，过两个月把他娘们，雇辆车子，离了清河县，在临清住下，谁来问你，此计何如？”把来安喜的当不得，说道：“我说哥是好人，你弟媳妇，她哪知道哥这等小心，只说是不给包袱，聒的我耳朵也聋了，今日果然哥主意极是。”忙叫张大借个历日，看了正月二十八日，是出行日期开市、纳财、上表章的好日子，定于这日起身。来安心喜，正中下怀，不知此去吉凶，有诗为证：

结义穿窬入绿林，此中管鲍怎分金。

同行好作腰缠计，失却头颅没处寻。

只因这一去，有分教：

黄金索债，连累杀四条性命；

白手争财，撮弄成冤家一处。

且听下回分解。